



意识形态与审美话语

——伊格尔顿文学批评理论研究

段吉方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意识形态与审美话语

——伊格尔顿文学批评理论研究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意识形态与审美话语:伊格尔顿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段吉方
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ISBN 978-7-02-007944-5

I. 意… II. 段… III. 文学评论—文学理论 IV. I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38057号

责任编辑:李明生 装帧设计:康健
责任校对:段志坚 责任印制:李博

意识形态与审美话语:伊格尔顿文学批评理论研究

段吉方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49千字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10.375 插页 2

2010年7月北京第1版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02-007944-5 定价 27.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本书为 2005 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结题成果
本书出版承蒙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11 课题”经费资助

序：理论之后的批评旅途

徐岱

眼前这部《意识形态与审美话语》，是段吉方博士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全面扩充修订后的著作。作者撰写过程中不仅曾数易其稿，而且一度是推翻重来另起炉灶。顺利通过答辩后，又经过了整整五年多的沉淀思考，现在终于得以正式出版与读者见面。我之所以强调这点，是有感于当今中国学界普遍呈现出小商品制造业的特点，急不可待地批量生产学术文字的现象，使得我们的学术文化斯文扫地。相形之下，作者的这种严谨慎重的态度本身，已体现出对人文研究应有的一份尊敬。

这番赞扬是有根据的。我想着重说明两点：其人和其文。先说人。作者于2000年秋天从美丽的漓江来到当时仍位于西子湖畔的浙江大学，成为我的“文艺美学与批评理论”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入校后就确定了以伊格尔顿批评理论研究为博士论文选题。但开端的顺利并不意味着过程的平坦。虽然作者凭借其一以贯之的勤奋好学很快取得进展，但无论在知识储备还是思想视野诸方面的准备，都不足以很好地驾驭这个论题。为此，在找到问题明确思路之后，段吉方开始了近乎狂热的精神冲刺。经过大量的扩充阅读和重新反思，他渐渐拥有了一种得心应手的感觉，在学业上取得显著长进的同时，在生活上也过得有滋有味。

人文学术不同于科学研究,关乎到价值观的确立和人伦德性的选择。因此对于人文学术而言,为人与从业难以截然分开,师生间的关系也会因此而与别的学科有所不同。诚然,老师当久了,会遇到各色各样的学生。我一直注意,不以自己的口味来对待学生,更不期待让学生为自己挣“面子”,更反对单纯以所谓的“业绩”为考量学生高下优劣的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搞所谓“一碗水端平”的虚假游戏。那些不仅敬业好学而且聪明灵通的学生,常常更能博取导师的好感,这是人之常情。吉方就属于这样的学生,在这点上,我相信他可以从任何一位人格正常的导师那里获得好评。但我仍然认为,他成为我的弟子,对于我和他都是件好事。比如说,他的聪明增强了我继续招收博士生的信心,我的固执则有助于他形成批判性的思考。

段吉方在入学时已有三位师兄,与他一起进来的,还有一位师姐;在他之后不久又有了一些新人,前后陆续累积了十几位。他们共同营造了一个很好的学习与生活氛围,一起喝酒结伴郊游等等。尽管我不断给他们施加读书的压力,让他们多少有点危机感。但其实很快我就明白,我这辈子能招到的最满意的学生,也就是他们了。虽说这帮人长相不同性格各异,但认真读书思考,是大家的基本守则;做个常规意义上的好人,是我们共同的追求。或许这就叫做“缘分”。迄今为止,他们在不同的地方,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和风格,让我感受到一种温馨的情意。我不想否认,在这点上,吉方体现得很充分,为此他或多或少获得了我对他的一点偏爱。不仅在我,在他同门师兄姐妹中,他也是个讨人喜欢的伙伴。好在他没有滥用这点优惠,眼前这部书稿的质量让我感到欣慰,相信有心的读者同样能从中获益。

那就再来谈谈这部书稿。本书是关于作为批评理论家的伊格尔顿的文学与文化思想的研究。伊格尔顿在当代文艺理论界的重

要性无须强调,关键在于对他的研究究竟怎样展开。多年来我始终坚持,所谓“研究”,意味着有别于胡乱的“吹捧”和盲目地“批判”,是一种以客观性为标杆的思想活动。因此,视角的位置就显得十分重要。简单地说,就是必须努力避免“仰视”和“俯视”,以一种“平视”的眼光走近对象。无论对孔圣人“高山仰止”的赞叹,还是对“西方白人中心主义”的定性,都不属于名符其实的研究行为,而只能是“粉丝”和对手的做派。这两种现象在人文学领域十分普遍,说明了平视的不易。这种眼光的获得不仅需要公允的立场,还需要厚实的学识。吉方在这部书稿中做得如何?让作者自己的话来给我们以某些提示吧。比如文中有这样两段言论:

其一,“作为批评理论家的伊格尔顿有他的特色和价值,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就文学理论研究的学理探索而言,他也并非包打天下,他的理论观念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伊格尔顿的理论缺陷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当代文学理论的困境……也正是由于此,在面对伊格尔顿这样的批评理论家时,我们也不能让他那令人眼花缭乱的批评修辞迷乱了眼睛。对于伊格尔顿的批评理论我们也应该采取批判的态度与眼光。对于当代文学理论研究而言,伊格尔顿的意义在于向我们展示了文学批评深入当代社会文化经验的意义与功能,从方法论意义而言,他的意识形态批评与文化政治批判既是阐释同时也是建设,而对他的批判性解读无疑也是符合那种批判性阐释的价值取向的”。

其二,“在中国的批评理论界,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得到了大部分的认可,但这种认可如果不是站在批判的立场上考虑到他的文学理论的特定的生成方式和表达方式,也是不足以称之为客观的。这也是我们探讨伊格尔顿文学批评理论的目的所在……长期以来,我们的理论研究在面对后现代主义这样的问题时,已经很少去辨别它的学理来源和价值导向,更缺失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

的考察,因此在理论的层面上更体现出了把握现实审美文化发展的困难。如果说伊格尔顿提出‘理论之后’的命题针对的是西方后现代主义之后的文化理论的现实情形的话,那么,在中国文学理论发展中,‘理论之后’的现实与未来又该如何呢?这样的追问或许是过于浮泛,但与其盲目地信奉后现代主义倡导多元文化观念和差异意识形态,从而在曲解、利用和拔高多元、差异、均质主体这些概念的过程中走向理论的困顿,不如及早地反思我们是否也面临着伊格尔顿所面临的难题。”

不仅本书的动机和立意已在上述引文中得到鲜明展示,而且其所提出的问题意识的现实性与紧迫感同样引人注目。在这个前提下,作者对所论对象的材料广泛占有,对论题空间的尽力开拓,对相关思想的认真梳理,这些因素无疑是一部优秀学术著作得以成功的根本保证。曾经风光八面的文艺理论今后究竟何去何从?“理论之后”的“批评旅途”还能否继续?作者通过对伊格尔顿这个个案的深入分析,将这个尖锐的话题摆到了议事日程。对此,每一位关心和从事文艺学研究的人们都不能不予以重视。作者在结尾时强调,他的这番思考并非是对这个研究主题的终结,而是一种新的开端。这说得很好。终结与开端,这不仅是当下人文思考的现状,在某种意义上或许也正是这门学科的特色所在。

那就让我们一起加入这样的文化活动。真正严肃认真的思考不仅对人世有益,而且也总是让人快乐的。我从本书的字里行间,不仅看到了,也分享了作者的这份快乐。希望各位能有同样的体验。我为作者高兴,为我们曾经拥有的那些教学相长的日子高兴,更为他如今的日益成熟高兴。我还想说,一如既往地加油吧,段吉方博士。阅读与思考的人生不会孤独。

目 录

导论 作为批评理论家的特里·伊格尔顿·····	1
第一章 伊格尔顿文学批评理论的思想渊源与方法特征·····	14
第一节 伊格尔顿文学批评理论的思想渊源·····	15
第二节 “美学激进主义”的逻辑与立场·····	42
第三节 意识形态视野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方法论意义·····	55
第二章 “文本科学”:意识形态理论的文本实践·····	66
第一节 “意识形态”概念的历史生成与理论发展·····	67
第二节 综合与超越:伊格尔顿对“意识形态”概念的批判性阐释 及其贡献·····	86
第三节 意识形态生产论的文本学建构与理论意义·····	110
第三章 意识形态与审美话语:审美意识形态的话语阐释·····	130
第一节 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学理论话语的历史生成·····	131
第二节 审美意识形态的话语阐释·····	151
第三节 “审美意识形态”:理论观念的反观与实践形式的影响·····	169
第四章 走向文化批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化研究·····	182
第一节 抵抗的空间:伊格尔顿的爱尔兰文化研究·····	183

第二节 《克拉莉莎》文本解读中的意识形态批评·····	214
第三节 质疑与批判:文化左派与伊格尔顿的困境·····	231
第五章 后现代主义幻象:意识形态与后现代主义文化 批判·····	246
第一节 论作为一种“思想风格”的后现代主义·····	247
第二节 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伊格尔顿对解构主义的批判及 困惑·····	266
第三节 后现代主义与“理论之后”·····	287
参考书目·····	309
后记·····	320

导论 作为批评理论家的 特里·伊格尔顿

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是赢得较多关注的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家之一,他的很多观点和见解具有强劲的思想魄力和理论启发。伊格尔顿文学批评理论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以雷蒙·威廉斯为代表的重视文化与社会分析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传统、重视意识形态文化实践功能的“阿尔都塞学派”的批评理念、强调文学批评“革命”精神的本雅明的文学思想,在伊格尔顿的批评理论那里形成了一种“理论合力”,从而使他的文学批评理论非常重视意识形态与审美话语之间的思想张力,时刻关注现实文化经验与文学理论观念彼此遥相呼应的影响与作用,在文学与历史、文本与意识形态、审美与政治、理论与现实等多个维度上展现了批判的锋芒与锐气。在西方,伊格尔顿已经展现出了广泛的理论影响,被称为当代“最敏锐的公共知识分子”。^① 而在中国,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伊格尔顿的文学批评理论就开始受到关注。目前,伊格尔顿是国内文学理论界最受欢迎的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家之一,他的一系列文学理论观念已经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难以忽略的理论资源。

^① Sabah A. Salih. Terry Eagleton; The English Novel; An Introduction (Book Review), Internation Fiction Review, Jan1, 2007.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伊格尔顿的四十多部著作留下了他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道路上艰苦跋涉的足迹。伊格尔顿 1964 年毕业于剑桥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剑桥基督学院教书,后来又在牛津大学从事了长达三十年的学术研究工作。^① 伊格尔顿在剑桥求学时,深受他的老师雷蒙·威廉斯的影响,并在威廉斯的启发下开始走上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的道路,在伊格尔顿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早期,威廉斯的影响是比较鲜明的。但是,伊格尔顿后来并没有完全行进在威廉斯的道路上,特别是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法国思想家阿尔都塞的思想在欧洲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的时候,伊格尔顿吸收了阿尔都塞的思想,并进一步从阿尔都塞的思想出发反观威廉斯,因此,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伊格尔顿基本上是在威廉斯与阿尔都塞之间从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伊格尔顿在剑桥开始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在当时的剑桥以及英国的学术经验中,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研究常常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学生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和反越战运动的推动下,西方知识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二战后重新受到重视;而另一方面,在剑桥的学术传统中有明显的精英主义文化倾向,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研究很难得到认同,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因此面临着很大的阻力。在这种情形之下,他的启蒙导师雷蒙·威廉斯给了他很大的理论支持和思想支持。雷蒙·威廉斯是英国重要的文化理论家,他的一系列著作——《文化与社会》(1958)、《关键词》(1976)、《马克思主义与文学》(1977)是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最重要的作品。在英国,相对于考德威尔等

^① 目前,伊格尔顿刚刚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退休,正准备到美国继续从事学术研究。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雷蒙·威廉斯最大的贡献是有力地扭转了英国文学批评中的精英主义倾向,在对大众文化经验的充分关注中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发展到“文化唯物主义”的“关键时刻”^①,从而深化了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领域。伊格尔顿早期的著作《莎士比亚与社会》(1967)、《权力的神话——勃朗特姐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1974)都曾受威廉斯的影响,伊格尔顿在这两部作品中坚持对英国文学作社会文化语境上的考察,试图通过对英国社会变迁的探索把握英国文化在某一历史时期的特征与功能,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威廉斯的“文化”概念的重视与批评实践上的尝试,显出了在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视角中展开文学批评实践的特征。

1976年,伊格尔顿出版了他的重要著作《批评与意识形态》,以此为标志,伊格尔顿开始接受阿尔都塞的思想,这也是伊格尔顿在变化了的时代背景中重新开拓文学批评实践的努力。《批评与意识形态》展现了早期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的伊格尔顿的卓越的理论成就,也展现了伊格尔顿在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下的开阔的理论视野和坚实的理论素养。《批评与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的理论观念,是在阿尔都塞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念影响下,建立基于现实文化语境和意识形态背景影响下的科学化的马克思主义文本理论,为此,伊格尔顿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进行了重新的反思,在将文学生产观念纳入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模式之中的同时,对建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体系作出了积极的探索。虽然他的雄心勃勃的理论理想最终并没有完全实现,但他在文学基本理论研究中流露出来的哲学反思精神和文化批判力度已经表明他的努力并非无功而返,

^① (英)弗朗西斯·马尔赫恩《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6页。

特别是他注重文学研究的意识形态语境,在具体批评实践中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与方法为他赢得了诸多的赞叹。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开始,西方社会的思想文化症候发生了复杂的变化。随着1968年法国革命的退潮,西方文化理论中关于“知识左派”的评价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阿尔都塞思想的旗帜也开始动摇了。在这种情形中,曾经作为西方阿尔都塞学派文学批评重要代表的伊格尔顿的文学思想也发生了一定的转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阿尔都塞思想的影响下,伊格尔顿曾一度将“文本科学”的理论建构作为文学批评的主要理想,但随着西方社会文化情势的变化,“文本科学”的理论设想与努力在种种超越阿尔都塞思想的观念中显得更加艰难,而此时,现实文化与政治裂变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重大的挑战,迫切需要在现实文化语境中强化马克思主义呼应社会现实的能力。这也正是促使伊格尔顿文学批评理论观念发生重大转变的原因,因此,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伊格尔顿重新发现了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的思想意义。在本雅明的思想启发下,伊格尔顿更多地强调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念中注入“革命”的能量,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革命性”的可能与实践,从而开始了文学批评理论的新的拓展。伊格尔顿在此时期的《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1981)是一部重要的著作,既是连接他早期著作《莎士比亚与社会》、《权力的神话》、《批评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的重要作品,同时又对后来的《文学理论·导论》^①(1983)、《克拉莉莎的被强暴》

① 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导论》(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有五个中译本:《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文学原理引论》,刘峰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当代文学理论》,钟嘉文译,台北南方丛书出版社,1988年。《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王逢振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本文采用《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这个译本,英文原著参照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1996.

(1982)、《批评的功能》(1984)、《审美意识形态》(1990)等有重要的理论启发。在《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中,伊格尔顿开始淡化阿尔都塞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态度,在文学价值观上吸收了本雅明文学批评观念中的“革命”因素,将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置入文学批评的“革命”性语境以及社会权力运转的审美机制层面,因此更加深入地阐释了文学理论的意识形态属性问题。这其中,《文学理论·导论》和《审美意识形态》是值得关注的作品。在《文学理论·导论》中,伊格尔顿强化了他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中的文学观念,认为文学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任何文学都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文学艺术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视野中产生和发展的,任何文本都浸染了一定的社会和历史的因素;不存在哪种统一标准的文学观和普遍的文学理论,作为一种价值判断的文学批评必然要受一定的社会历史的制约,离开社会和历史,任何批评阐释都失去了根基。如果说《批评与意识形态》重在重新设想和构建新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重在理论的体系性、结构性的阐发的话,那么《文学理论·导论》则更加突出了伊格尔顿在文学理论观念上的原发性的主张和见解,重在理论观念上的旗帜鲜明的倡导和批评原则上的深入人心的努力,而在《审美意识形态》中,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则进一步进入到了美学史的视野之中,特别是十八世纪德国古典美学以来的美学视野之中,在审美与权力、审美与政治的多重视野中展现了伊格尔顿对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的集中思考,同时也突出体现了伊格尔顿在本雅明立场上的审美价值观念。

有的研究者认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伊格尔顿开始告别了阿尔都塞的理论思想,他开始偏离了阿尔都塞的“科学”态度,回到

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①也有的研究者认为他的转变不仅不是认识论上的断裂，而正是一种“返回本原”^②的努力。在我看来，伊格尔顿在此时并没有完全脱离阿尔都塞，他对审美话语的革命性蕴涵的强调也是在他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思考框架中进行的，特别是在对审美话语的“革命性”蕴涵的理解中，伊格尔顿吸收了精神分析的理论内核，关注无意识地影响审美话语的意识形态因素，试图通过阐释影响审美话语的无意识的政治因素来张扬审美话语的“革命”力量和审美理论的介入功能，这也是在他的意识形态观念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且，伊格尔顿的“理论转向”也是他在二十世纪西方社会文化语境中自觉调整思想路向的结果，这正体现了一个批评理论家在不断变化的思想背景和社会背景中对文学批评理论的现实感和活跃性的重视。但无论如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理论探索是伊格尔顿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重要阶段，正是在这一时期，伊格尔顿文学批评理论开始更加密切地关注社会文化现实的发展变化，也更加重视文学与社会、文学批评与历史、文学理论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注重在不断变化的文化语境中拓展和深化文学理论研究的文化视野和实践精神；因此，他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在展现了他自身的理论观念的调整与变化的同时，也更加丰富了文学理论的话语空间和文化视野，展现了文学理论研究不断呼应现实文化语境的实践特征。而这种特征在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理论探索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其实伊格尔顿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批评理论中就已经展现出了明显的文化研究特征，在他的《文学理论·导论》中，伊格尔顿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女权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带有明显“文化

① 郭宏安等《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530页。

② (英)托尼·平克尼《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见雷蒙·威廉斯《现代主义的政治》，商务印书馆，2002年，31页。

转向”意味的新兴文化思潮对文学理论观念的冲击。伊格尔顿特别对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给予了极大的重视,积极从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所展现出来的思想能量中强化文学理论研究的文化政治实践功能。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伊格尔顿更加重视文学批评的文化转向问题,他在这一时期的著作《希思克利夫与大饥荒》(1995)、《疯狂的约翰与主教——爱尔兰文化论集》(1998)、《十九世纪爱尔兰的学者与反叛者》(1999)、《文化的观念》(2000)等,明显地展现出了文化政治研究的特征。其中,他对爱尔兰文化的研究与对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反思性评价是他的文学理论中较有特色的内容;而他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清醒的批判态度,对西方后现代主义之后的文化理论的综合审视,则展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的坚定立场;他的《后现代主义的幻象》(1997)以及新著《理论之后》(2003)因此也成了当代文化理论研究的重要著作。在《后现代主义的幻象》中,伊格尔顿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在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视野中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在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巨大的文化断裂以及文化矛盾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而在《理论之后》中,伊格尔顿对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文化理论的命运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深入探讨当代西方文化理论衰落的原因及表征的同时,更引发了学界对文化理论以及文学理论的未来走向的极大关注。

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是他的文学批评理论中较为引人注目的部分,展现了伊格尔顿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坚定的理论立场。在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对当代西方文化价值观念与激进文化研究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与冲击之下,在世界范围内的“意识形态终结”“楚歌四起”的喧嚣声中,伊格尔顿一直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和姿态对一切逻